

## 在那威海钓

◆蒋致禹 文图

周末，我们几个留学生预订了特隆赫姆峡湾附近的小木屋，开始海钓之旅。那地儿名叫特罗索维加(Trasavika)，依山傍海。我们到那里时，捷足先登的吴师兄正在岸边小试身手。他手握鱼竿，不断地甩钩，收竿。与河钓不同，海钓没有浮子，只需在鱼线末端绑上一个金属假饵。假饵小鱼模样，带着倒刺，重10-30克，入水后，愣头愣脑的海鱼撞见就会咬钩。四点多了，太阳还是老高。海浪拍打着礁石，激起阵阵浪花。“今天浪大，明天起个大早，一定会有收获。”吴兄说。

翌日清晨，我们一行五人乘着游艇从码头出发。天灰蒙蒙的，海上飘着一层薄雾，风平浪静，见不到一只海鸟。小艇“突突”地在蓝海里行驶，滑过青山与小屋。十分钟后，掌舵的邵兄关了马达，“就在这儿试试手吧！”大家开始甩竿，站在船上不便发力，但经过几次尝试，也能抛到二十米开外。“没有浪，‘流’的作用却不可小觑。”邵兄学流体力学，习惯用行话解释现象。

垂钓良久，猛地，我紧握鱼竿的双手抖了抖，鱼线那头被重重地扯了一下。几秒之后，一阵猛烈的牵扯，细细的鱼竿快弯成了90度。“有动静！”我激动地站起来，双手攥着鱼竿。师兄还那么淡定，“别急，一边遛，一边收线。”我摇着转子，使劲地往回收线。应该是个大家伙，手中的转子不时被拨回几圈。倏然，船底暗流涌动，那家伙使足蛮力试图拖着小船向外海逃逸，我顺着它的行迹，不停地收线放线。五分钟后，艰难一刻终于过去，那家伙力所不逮，任由我拽着呈圆周运动，一点点向我靠近。我仿佛成了“老人与海”的主人公圣地亚哥，开始得意起来。10分钟后，白色的鱼肚渐渐浮出水面。“好个大家伙！”小刘拿来网兜，身手敏捷地把鱼抄入网中。鱼落入舱中，又是一阵扑腾，打得小艇左右颠簸。这是一条黑鳕鱼，一米多长，十几斤重，黑背白肚，嘴里布满锯齿，鱼钩深陷其中……我像个外科医生，小心翼翼地假饵取出，我想要的，是一件完整的战利品。硕大的鱼鳍又摆动了两下，偃旗息鼓了。

好运连连，转眼间，同船伙伴各自斩获大鱼一条。“撞倒鱼窝子了！”邵兄说。鳕鱼喜欢结伴出游，片刻工夫有如此收获，定是碰上了鱼群。

挪威的海岸线绵延达两万多公里，鱼类在挪威人饮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我们所在的特隆赫姆峡湾以盛产黑鳕鱼和三文鱼闻名，堪称“海钓天堂”。新鲜的鱼肉细嫩润滑，可炒菜、炖汤，我们在海边的木屋里，让舌尖味蕾着实享受了一番大自然的赋予。



曹海吉林雾凇摄影作品选



## 姨妈的伴儿 ◆[四川·乐山] 钟志红

四十多年来，姨妈自年轻时嫁到广东后，就再也没回家乡一次。牵挂她的母亲总是对我说，你姨妈那个病让她膝下无子，只能在电话里对我哭诉想故乡呀！大约在五年前，我一同事自驾车去广东旅游，我想捎些礼物给姨妈，母亲想了一夜，最终把家里刚满月的小狗送上了车。她说，姨父刚刚去世，姨妈物质上什么都不缺。

一晃这些年过去了，我日前才有机会去广东出差，当然要顺路去看望姨妈。刚迈进姨妈所住单元的门，楼上便传来了犬吠，有些威严，也有些娇柔。当我敲响姨妈的家门时，吠声高频率，快节奏起来，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冬夜雪地里的狼嚎。屋内传来了柔软的女音，是姨妈的声音：“点点”走开，是我的红儿来了！”音落门开，我更是警惕狂犬的偷袭，根本顾及不了先招呼姨妈。

可是，点点绝没有袭击我的态势，它摇头晃脑、憨态可掬，围绕着我转起圈来。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我的体味吧。姨妈见我严肃的表情，用腿挡在它与我之间，责斥道：“自己一边去玩去！”点点果然知趣地走开了。片刻，它拱来了一颗小小的彩球，在我面前显摆起来，有些欢迎光临的意味。

姨妈说，这就是当年我捎来的小狗。看着她笑容满面的样儿，我心安

了许多。姨妈又说，我从小就爱干净，小狗送来的当天，我一夜都没睡安稳觉，不是觉得床上有狗毛，就是担心它冷不丁跳上床来……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它送给了邻居。我饶有兴趣地问，那后来呢？姨妈朝我挪了挪身子，捂着我的手说，你猜让我惊喜的事是什么？我前脚刚回到家，正要关门时，它撵着我的脚后跟逃跑了回来。我现在还记得它当时那可怜兮兮的样儿，仰着头不停地冲我叫，叫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，我当时眼泪都流了出来。当了两分钟主人的邻居说，你还是不要再把它送人了，你姐能从千里之外把它送你，一定有她的道理。说到这里，姨妈又在找纸巾拭泪，她解释说她这是高兴得落泪……

姨妈絮叨时，点点一直在她脚旁貌似认真聆听。我注意到，它就那么半蹲姿态，伸直的一对前肢一动不动，只是两眼随着姨妈的身体挪动而移动。点点可人的模样，也在这一时刻让我心泛柔软。不需要姨妈再叙述下去，我也能猜到点点没有辜负母亲对它的重托——成为主人忠实的伴儿。是呀，亲人没有忘却远方的游子，点点是一位信使，它的重托是把家乡的音容笑貌，立体地时刻传递给姨妈，努力抚平她皱褶的思乡之情……



花 鸟 虫 鱼 (第四百一十期)

出蓝夺翠 刊头国画:王宣明

豫北平原多麻雀。随便走进一个小村落，屋檐下，树梢上，一团团满是的。叫着闹着跳着，扑棱着圆滚滚的身子，倏忽飞出，倏忽又不见。每当早上，这细碎杂乱的乐章响起，就像一曲欢快的晨曲，立时身心清爽了，精神也为一振。

冬天下雪了，我们就在地上撒了谷，支了笼，笼边支了棍儿，棍儿拴在长长的绳子上。我们就躲在屋或树的一角，一分钟、五分钟、十分钟，静静地等待着，麻雀终于蹦蹦跳跳地去了，这小家伙，还很狡猾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确信没有危险了，才蹦蹦跳跳地，钻入了筛筐。我们按捺住扑腾腾的心跳，猛地一扯绳子，棍儿弹起，筛筐啪地一声罩下来，一两只小麻雀罩到网

## 麻雀 ◆[河南·长垣] 王自亮

里了，扑棱着翅膀，叫着跳着，像是网中的鱼。我们奔过去，捉住它，玩会就放了。因为麻雀是不能养的。别看麻雀个头小，可是烈脾气，从被囚起，就不吃不喝，不动不叫，如若呆傻。若是过了夜，第二天早起你看吧，十有八九麻雀就死了，硬硬的一团灰色的小身体，你心里就伤透了，幼小的心灵也有了一丝惋惜与后悔。正因此，乡人又把麻雀叫雷公鸟，意指其暴烈的脾气。

老家的房子是出檐的平房，麻雀就尤多，那一根根椽子与砖墙的缝隙，遮风又挡雨，刚好成了麻雀温暖

的家。清早起来，歌声细密如雨，叽叽喳喳叫不停，院中密密的桐树上，翻腾着灰色的轻捷的身影儿，有了这些雀儿，空寂寂的小院便一下子热闹活泼充实起来。后来父亲又在房子内用木板铺了阁楼，就离麻雀更近了，上得阁楼，抬脚就可见墙头一窝窝黄黄的草，这便是麻雀的巢穴了。有时有几枚蛋，蛋很小，跟鹌鹑蛋一般大小，还热热的呢。有时也就有了雏儿，裸了身子，仰着小嘴，喳喳地叫着，在手心里一蹬一蹬的，张了大嘴，惊恐地哇哇叫着。麻雀父母回来了，发现家中被袭，便叽叽喳喳地，声音十分



## 猫咪洗澡过大年 ◆[江苏·徐州] 董青 文图

今天阳光明媚，正巧没事，于是在窗前给家里的几盆花换换土。将一株米兰从花盆里拎出来，旧土堆在地上，准备按比例掺些营养土。家里的俩猫团子和诺诺听见动静立马从沙发上跳下来，踱步到土堆前。

要说这两猫，打小都是在室内养尊处优的猫主子，极少在室外的广阔天地摸爬滚打撒过野，除了扒拉过颗粒状的猫砂，还从来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泥土是什么样子。踩过这一堆爪感明显不同于猫砂的松散泥土，俩猫立刻来了兴趣。扒拉泥巴不算，还在上面打成一片，翻滚撕咬，沾满一身泥土。我双手叉腰抓狂了：“你们两个甩货，不想让我安生是吧？什么洋猫，就是俩土猫——喜欢泥土的猫！等下就给你们洗澡，全都洗！”

说起给猫洗澡，唉，真是痛苦的过程，就跟打仗一样，猫咪叫得那个惨啊，邻居们还以为我家虐猫呢。正好也该过年了，给它们洗个干干净净吧。大澡盆里放了半盆热水，抱团子慢慢放进去，然后一点一点将水撩在它身上。一手稍微抬高它的头，避免水流到眼睛和耳朵里，另一只手拿淋浴头给它冲湿身体，然后把猫咪专用沐浴液快速搓出泡沫涂抹身上，用轻柔的手法按摩揉搓，再用高压水雾冲洗两遍后，拿大毛巾裹住身体吸水抱进卧室，赶紧再用吹风机将它身上的毛吹干。团子始终绷着一张小脸，一副爱谁谁的表情。

轮到给老诺洗澡，这货似乎天生跟水有仇，死活不愿意涉足水中。我嗲着嗓子三哄两哄，勉强给它湿了个身。它仗着块头大力气猛，几次三番挣扎着要逃走。我干脆把沐浴液稀释在盆里，给它泡了个SPA。它气得火冒三丈，扭了好几回头作势要啃我的手腕。最后可能挣扎累了，冲洗的时候才算安静下来。

帮它俩洗完澡，浴得我满身大汗哪，于是也进了浴室冲凉。透过水雾，看到俩猫并排蹲坐在浴房前，做集体参观状，仿佛在幸灾乐祸：“哼哼，刚才淋了我们一身水，现在也轮到你们了吧？报应！”



慌乱，全没了以前的欢悦。若是在院子里，有的幼鸟突然跌落下来，麻雀便围着鸟儿，声音中充满着不安、凄厉。甚至会不惜一切地俯冲下来，在距你头上一二尺的地方盘旋。这实在是一种重情义的鸟，也是一种勇敢的鸟呢。